

# 知音情符

赵尊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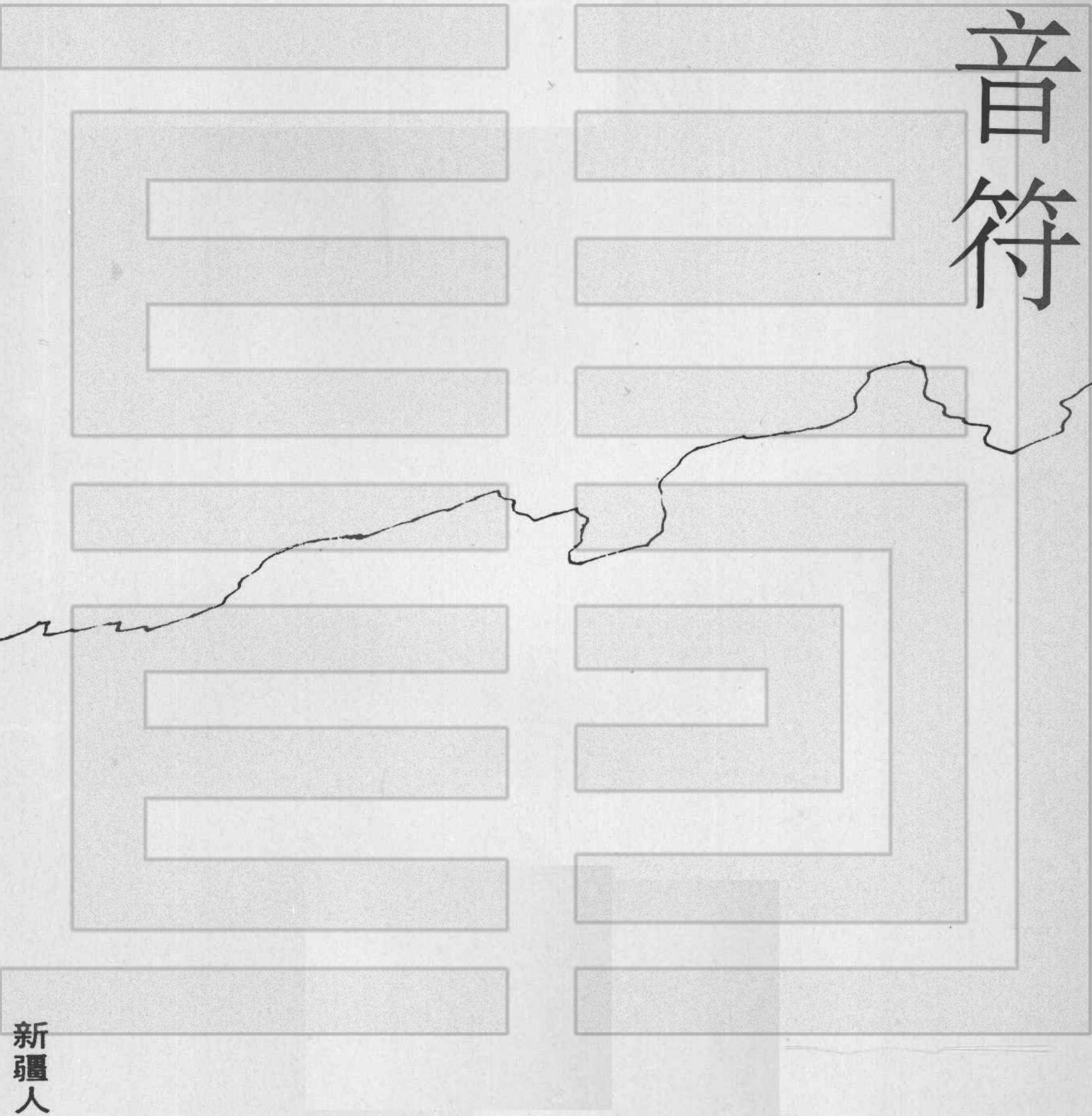
著

知音情符

新疆人民出版社

# 痴情音符

赵尊秀 著



**责任编辑:高 兴**  
**封面设计:曾多源**

**痴情音符**

**赵尊秀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2 插页 220 千字**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

**ISBN 7—228—04105—4/I · 1505 定价:12.00 元**

# 序

陈柏中

读完赵尊秀的散文报告文学集《痴情音符》，不能不掩卷沉思。我首先想到的是，在当今商潮滚滚，多少人争“权”于朝，逐利于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四处弥漫的时候，这本书写的却完全是另一种人、另一种群体——那就是参加塔里木石油大会战的地质勘探队员们。他们常年累月生活在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遇到的是风沙、干渴、酷热、严寒，付出的是汗水、血水、青春乃至生命，而他们献出的却是被称为“乌金”的石油——现代工业社会的生命之泉！他们到底为了什么？在他们挺进沙海，远离故土和亲人，以致冲进漫天风暴，扑向熊熊火海的时候，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

这本书对此有很好的回答。作为石油地质队伍中的一员，作者是用自己亲身的经历，真

## 痴情音符

切的现场感受，再加丰富的石油地质资料，用纪实的手法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从老一辈的地质学家李四光、黄汲清，到为了寻找科学根据而在塔里木转了数十年的新一代地质学家康玉柱；从亲临塔里木组织会战的各级指挥员，到每一个用双脚丈量大沙漠的勘探队员；他们都怀着一个共同的强烈心愿，那就是为了摘掉“贫油国”的帽子，为了给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石油后备资源，就是要在这块千古荒凉而又世界瞩目的“生命禁区”找到生命的源泉！他们说：“为了找到大油田，再苦再累也心甘！”“人生能有几回搏，要搏就在塔里木！”“不与人攀比待遇，只想争贡献大小！”……不要以为这是听惯了的几句豪言壮语，不，他们不可能不动真格的。试想一下，当你数年如一日和沙暴、干渴打交道的时候，当你扑向井喷燃起的大火抢险保井的时候，当你需要踩着死神的脊背前进的时候，难道你还能来半点虚假吗？如果说石油是祖国建设的能源，那么爱国主义的豪情就是石油地质工人永不枯竭的能源。正是在那种极端严酷的生存环境里，那种一心扑在石油事业上的英雄群体中，我们看到了江南来的秀女变成了不怕烈日风沙的铁姑娘，来自城市乡村的小青年毫不畏惧地加入了敢死队，而像为塔里木早出油耗尽了最后一滴血的黎启正，像“明知火烧人，偏向火海跳”的“活着的铁人”王守忠，又何止三个五个……于是，我们看到了在“死亡之海”上，却开出了最美丽的生命花朵。而这本书的意义，也正在于用朴实、深情的语言，描绘了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命力的高扬；用“痴情音符”，谱写了一曲曲生命之歌、创业之歌、奉献之歌！那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同样高入云天的爱国者的壮歌！

是的，我不能不长久地咀嚼着“痴情”这两个字。人世间决不能没有这一份“痴情”。人是感情的动物，而痴情则是感情的纯

化和提升。真诚的感情而升华到了“痴”的程度，这才有了事业的成功、高尚的人生、美好的故事！“痴情”自然包括亲情、乡情、爱情、友情，而对祖国的眷爱，对事业的“痴迷”，却是“痴情”中更为博大深沉的一种。“把心掏给了祖国，把爱留在了人间”——这就是石油工人的“痴情”！康玉柱和王守忠，还有那位一辈子奔波在野外直到女儿出嫁也没叫过他一声“爸爸”的老工人，那位自愿来到塔里木用色彩装点生命的女理发师，就是这些“痴情”人物的代表！

对本书作者来说，这“痴情”更有着双重的意义：既是他从事的石油地质事业的敬业精神，也是对他钟情的文学创作的不懈追求。从本书中《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一文知道，作者在中学时代就“迷”上了文学，但却因为给当时任上海作协副主席、后被打成大右派的老作家许杰教授（和作者是同乡）写过一封信，竟被取消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录取资格。此后，命运使他走进了地质勘探队伍，从中原到大西北，总是和山野荒漠结下了不解之缘。正是对石油地质事业和文学创作这双份的挚爱和理解，使他在不惑之年重又拿起笔来，蘸着自己的心血，抒写他心中的“痴情音符”。十多年来，他写了一百多万字，有散文、报告文学、理论文章，也有长篇小说。那是他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利用节假日，或是夜深人静之时，孜孜不倦地“爬格子”爬出来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用双脚丈量祖国山河的人，用笔爬格子的人。如果不是“痴情”这两个字的支撑，他又何苦这样苦了自己！“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确实，这个中滋味也只有作者自己最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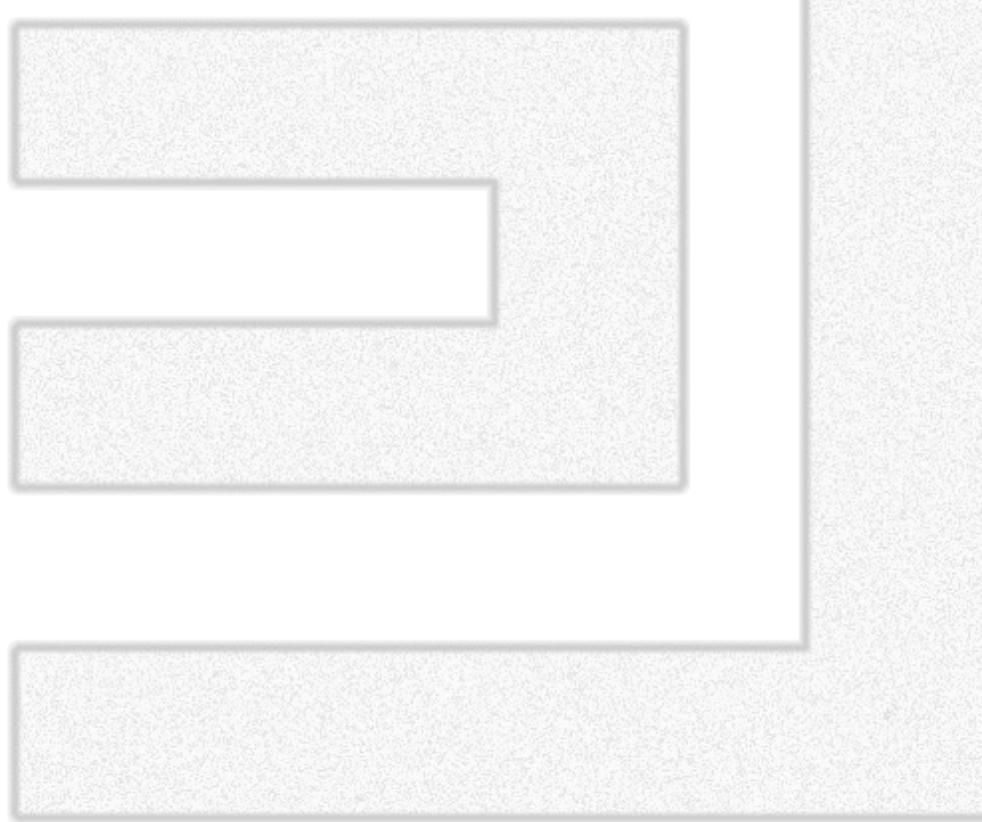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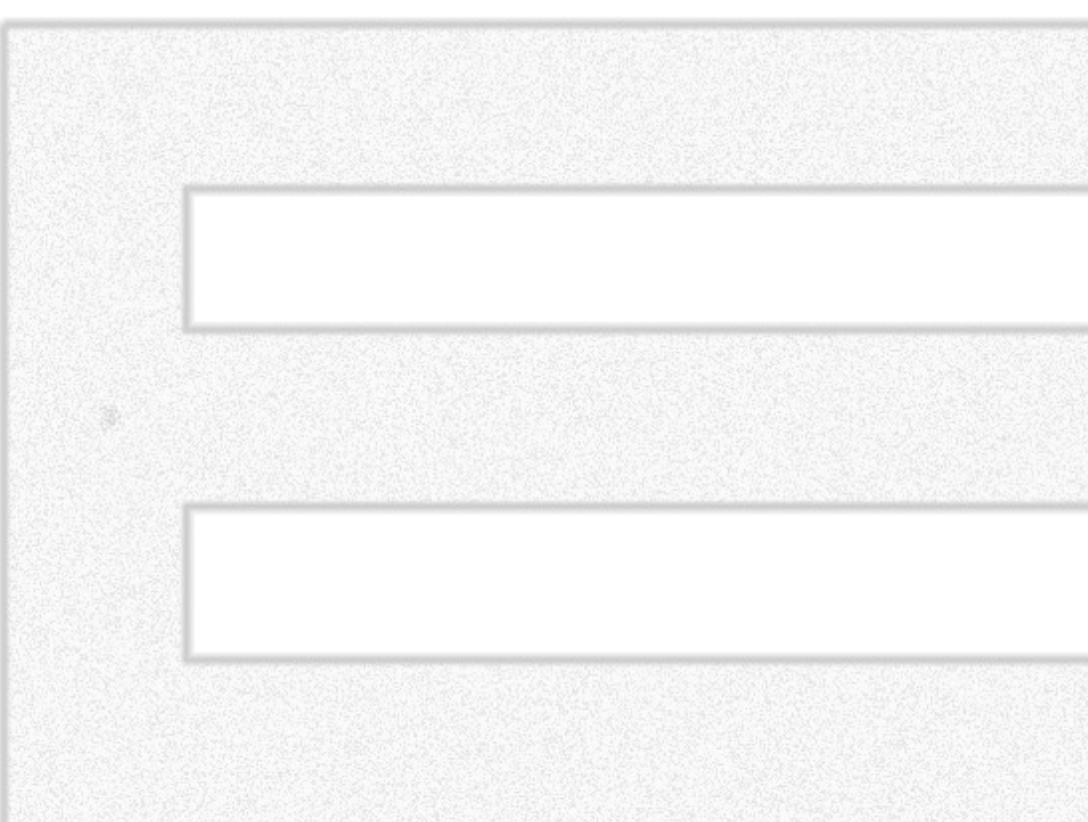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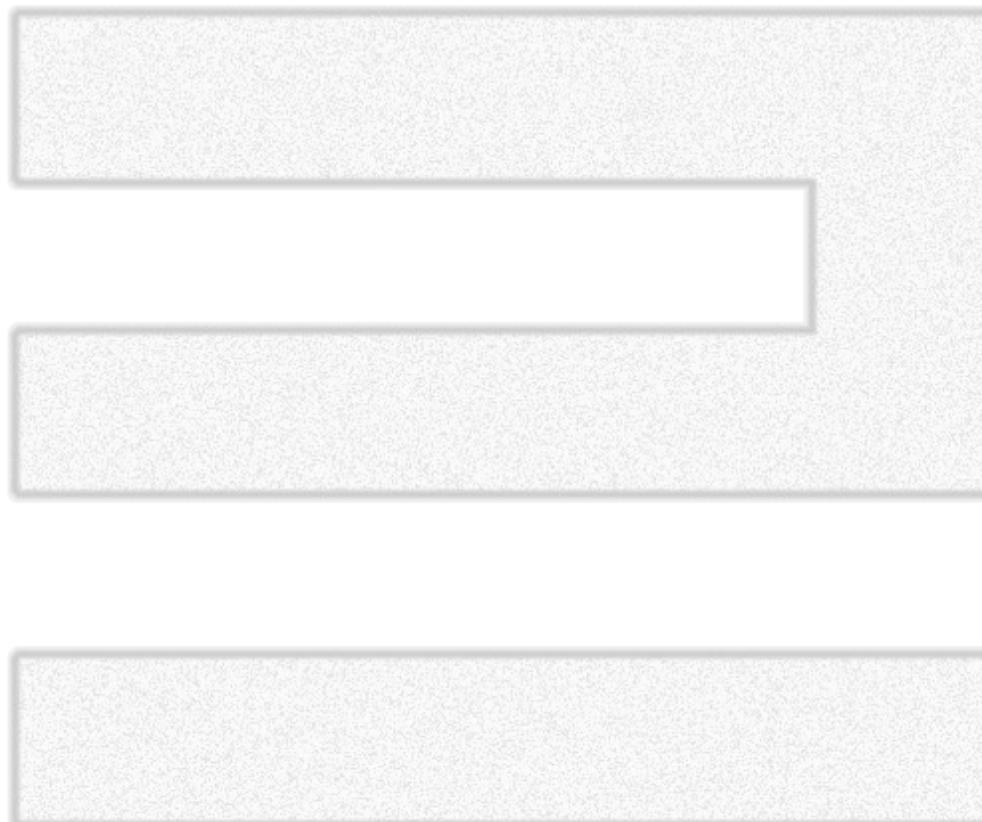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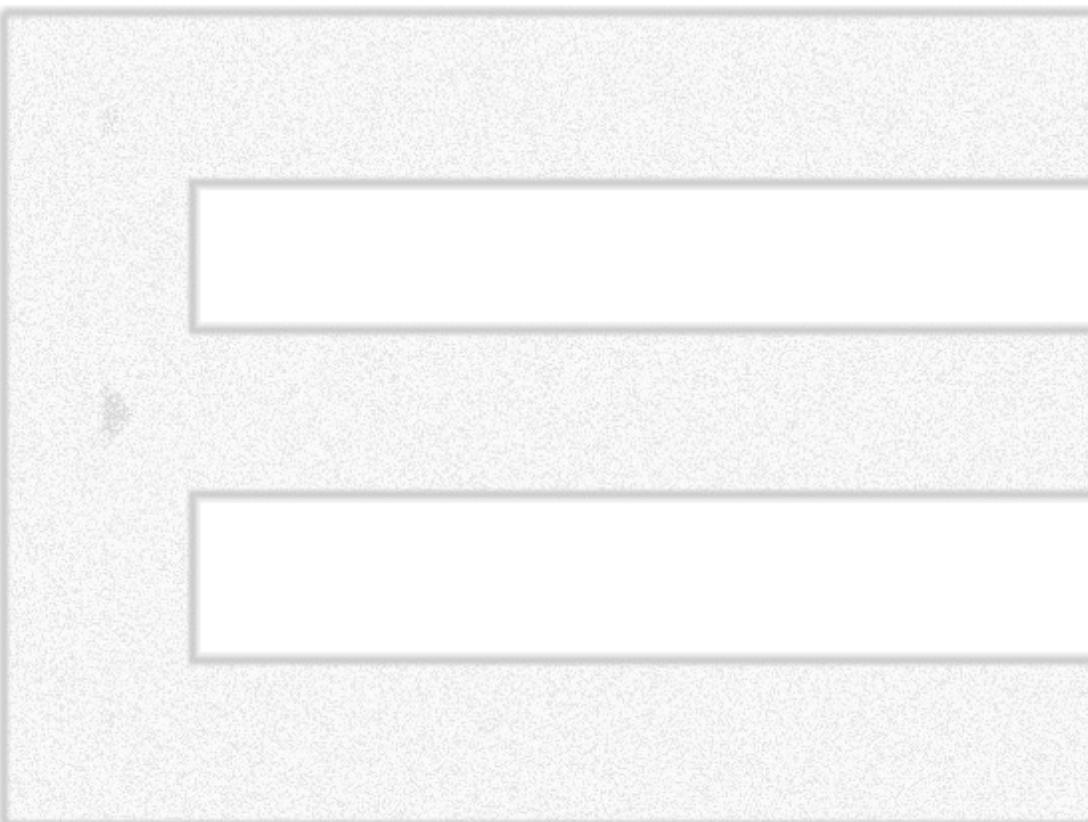
我和作者是同时代人，又是从浙东山区走出来的大同乡，面对他的这种“痴情”，我只有苦涩的自愧，只有难言的感动。至于这本书在艺术上的成败得失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那就恕我不

## 痴情音符

再饶舌！

愿成功永远伴随着“痴情者”的追求！

1995 年 11 月 21 日



# 目 录

## 1 序

### 1 痴情音符

——塔里木盆地沙参二井抢险保井纪实

## 79 摆篮与墓地

——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报告之一

## 97 酣战大漠弄潮儿

——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报告之二

## 124 来自西部地质工程公司的报告

### 152 瀚海铁流

### 162 崛起壮歌

### 176 雄风千里不卷刃

### 189 南征北战

## 197 沙参二井喷油之后

# 目 录

- 201 百里风库奏鸣曲
- 215 奉献都在战场上
- 228 塔里木“铁人”  
——记全国劳动模范王守忠
- 244 无尽追求  
——记石油地质学家康玉柱
- 264 朱红色的情思  
——朱训部长视察新疆二三事
- 269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两次拜见许杰先生印象
- 278 青春的旗徽
- 284 叫满世界人沉醉
- 293 跋

# 痴情音符

——塔里木盆地沙参 2 井抢险保井纪实

## 第一章 黎明前的佛光

如此闪电之耀亮

如此天地之魂魄

沙参二井出油了

1984 年 9 月 22 日，这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日子，阳光璀璨、微风习习，各族人民沉浸在祥和的温馨里，欢快而紧张地工作，准备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国 35 周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诞生 29 周年。

然而，在喀什至乌鲁木齐公路上迎着晨曦飞驶的第一辆解放车的司机，突然惊呆了。出了龟兹古城的汉朝烽火台，在东南大漠深处的半空，竟然忽闪着耀眼的火光，司机心底明白，这儿距乌鲁木齐 705 公里，属塔东北荒漠，亘

古无人问津，死一般寂寞，何来之火？

司机兴奋地摆弄方向盘，加快速度向乌鲁木齐赶路。他要向他熟悉的人们报告，他在塔东北 705 里程碑南侧沙海里，看见了“佛光”！

与此同时，一种特殊频率的无线电波，由塔里木盆地上空，传进乌鲁木齐北京北路 2 号一幢绿色的大楼上。时间是北京时间上午 11 点钟。

电波的语言寥寥数句，却是触目惊心：

今日凌晨三点在提钻中井喷，压力很大，两条放喷管线全部打开，西边放喷管线油气喷出后着火。

“出油、井喷、井喷！”

“着火、着火、着火……”

像一阵撞击人们心弦的空袭警报，急风骤雨般敲击着这座绿色办公大楼内的——地质矿产部西北石油地质局机关的决策者和全体干部。

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狂喜和自豪，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忧虑和紧张。大家奔走相告，但一议论起井喷失火，又不约而同会联想到 1966 年 6 月 22 日凌晨四川 32111 钻井队，三分钟烧掉井架的一幕。人们的神经绷紧了，手心里无不捏把冷汗……

“但愿安然无恙！”

此刻，思想活动最激烈者，莫过于地质矿产部西北石油地质局书记兼局长徐生道。

他是第一个看到电报、第一个接受喜报和承担挑战的人。在惊喜的一瞬，他的脑袋也“嗡”地响了一声，当年新华社关于 32111 钻井队的大文章，是他领头念给部下们听的。时过 18 年后的今天，这“伤亡惨重，设备全毁”的灾难如何能使之避免？

## 提到喉口的心

徐生道找来了副局长骞振斌。

他没有立即把喜讯告诉给骞振斌，并且竭力地摆出一副平淡而漠然的样子，默默地将手中的电报递给骞振斌。那只拿电报纸的右手，却不听使唤地打着哆嗦。骞振斌吃惊地边接电文边问：

“怎么？徐书记你的手……”

“你先看！”

“啊，出油！哎哟，出油啦！大喜事！”激动的骞振斌一拍桌子，猛地站了起来，“立即开紧急党委会，火速部署。”

看着骞振斌的振奋劲儿，徐生道幽默地说：“瞧你的兴奋样儿，与我手的哆嗦半斤八两！”

两位决策人从来没这么开心过，哈哈大笑。

五分钟后，党委紧急扩大会在三楼会议室召开。徐生道书记念完了电报，人们轰动起来了。鼓掌，惊呼，激动……猝然降临的喜讯于人们的眼前，大家反倒有些接受不了，“是真的吗？”“别译错字啦？”人们在心底这样默默地自言自语。

徐生道费了好大劲，一再说“静静，静静，静静”，大伙儿都成了“聋子”。他高兴地欣赏部下被出油胜利所左右的种种表情，一直耐着性子等待，一直笑容可掬地瞧着部下……

躁动终于过去了。会议经过短暂的研究，一个明快而简要的决定出台了。15分钟，仅仅15分钟就制订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紧急的党委扩大会散会了。

一、副局长骞振斌、副总工康玉柱、汪开荣、一普大队长赵元哲和局技安、电台报务等有关人员立即奔赴井场。

二、党委书记徐生道、副总工贾润胥、地质处主任工程师蒋

## 痴情音符

炳南、钻井主任工程师渠立文等去向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宋汉良汇报情况。

三、总调度副主任李德成用电话向地矿部、石油局呈告。

四、物管处等有关部门，立即着手进行物资准备。

14时半，总调度室拨通北京地矿部办公厅总值班室及石油局值班室电话。

15时半，副局长骞振斌、副总工康玉柱、汪开荣等启程出发，昼夜兼程直奔远离乌鲁木齐750多公里的沙参2井。第一普查勘探大队长赵元哲、副大队长刘金等也驱车同往。

15时半，徐生道、贾润胥等五人前往自治区人民政府，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人民政府副主席宋汉良汇报井喷情况。

与此同时，局下令乌鲁木齐西站仓库与运修队，共同组织货源抢运1200吨重晶石粉，24小时内赶运到750公里以外的井场，不准以任何理由延误。

14时半，地矿部孙大光部长接到西北石油地质局井喷险情急电，立即作出指示：

一、千方百计控制井喷，保住这口井特别重要。

二、控制井喷后，要取足可靠数据，考虑下一步措施。

紧接着由朱训、夏国治、温家宝副部长、塞风顾问等领导同志主持召开了石油局长、总工程师、各有关处长参加的紧急会议，认真研究了现场汇报，并作了四条重要指示，随后派出石油局总工程师王建安等同志于次日23日乘机飞乌鲁木齐。

宋汉良副主席听罢贾润胥的报告，连连夸奖西北石油地质局“立了大功”，作出了重大贡献，揭开塔里木油气勘探的新篇章是一个重大转折。

他当场抓过笔签发了给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行署的

特急电报。

指示巴州人民政府和阿克苏行署，组织强有力的工作组，全力以赴帮助地矿部同志做好沙参 2 井抢险保井；并电告泽普南疆石油指挥部副指挥陆铭宝和二钻领导，疾速组织人力、物力，全力支援 6008 井队抢险保井工作。

宋副主席当着西北石油地质局同志的面，决定次日在向王恩茂书记汇报后，24 日将亲率有关控制井喷、抢险保井经验丰富的专家组，奔赴现场指挥抢险保井工作。最后，宋汉良同志引用孔子《论语·子罕》句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沙参 2 井牵动了北京地矿部，牵动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心，各级党政军领导的关怀，四面八方的支援，鼓舞和激励着沙参 2 井前沿的英雄们，千万颗心汇聚向沙参 2 井。

汽车轮子与时间赛跑；

无线电波在空中飞旋；

血与火的肉搏正在孕育；

为了抢救一个刚刚哇哇坠地的新生命，为了中华民族工业血液的奔涌，在塔里木荒凉的死海上，一场亘古未有的壮丽决战，将在共和国华诞 35 周年前后厮拼。

一切为了沙参 2 井。

### 痴情和好梦成真

“有生油条件，找到生油层，一定是大油田、利比亚式的大油田”。

西北石油地质局技术负责康玉柱，被崭新的巡洋舰陡地抛上顶篷，脑子却猛地闪出这样一句话。这是谁说的？好熟！他记起了。

那是 1970 年红五月，享誉国内外的地质力学创始人李四光教授接见地矿部长春综合研究队时说的。他清楚地记得，李老还说：“确认有生油层，找油就有了基础。”

李老接见他们，要他们去塔里木，寓意最明显不过。从 1953 年他回答毛主席中国不能走人造石油道路后，一直苦苦地研究寻找地下天然石油资源。1954 年他在原燃料工业部召开的会议上，作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中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的长篇学术报告，由此导演出一部壮丽的找油史诗。1955 年成立了松辽石油普查勘探委员会，1959 年 9 月 26 日黑龙江大同镇（即今天的大庆）的松基 3 井打出了工业油流，找到了大庆油田，结束了中国人民依靠洋油过日子的命运。此后，地矿部和石油工业部遵循他的理论，在山东胜利、河北任丘等地区发现了一个个大油田。这段历史的发展，使中国从贫油走向自足。然而发展的中国，要立于世界之林，对工业血液的仰赖日益加剧，仅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具有卓越战略目光的李部长，要求康玉柱他们尽快进塔里木侦察。前几十年上上下下探索未能长足进步，不足为训。他以为偌大盆地勘探程度太低，勘探技术破烂落后，勘探思想没能抓住本质；多数以讹传讹，缺少有胆识的开拓、创新、敢于冲破旧樊笼的革新者和革新者思想。

康玉柱从北京紫竹园李老家出来，心中有了指向的罗盘，抓住了廓清迷雾的目标。这几年他在塔里木盆地默默耕耘，暗下决心，不见油田不瞑目。哪怕队伍初期刚上马，工作上遭些麻烦，一时打了几口白眼，士气波动，技术干部中也有怨言流露，他仍然横下一条心，不改初衷。他记得清代诗人袁枚的诗句：“天下若无难走路，世间哪个不成仙”，真是说得妙极了。塔里木油田容易找，还轮到我康玉柱吗？几十年前就钻塔成林、石油滚滚啦！

胜利往往就在最后的坚持中。

不久，塔里木河南侧的跃参1井，打出300多米生油岩，康玉柱脸上开始漾出笑意。

“嗬，火光火光！”沉入回忆漩涡的康玉柱，被骞振斌副局长的惊呼打断。

“可不？！火光，一点不错！”钻井副总工汪开荣证实地连声叫。

车上人不约而同，把身子尽量前倾，瞪大圆目使劲观察火光。司机说，这里约离井场40公里。

他们恨车子太慢，骂道路太糟，恨不能长出双翅，扑腾两下就飞到井场。黎明前的瞌睡没能抓住他们，此刻的小小车厢的沸腾，不亚于徐生道在党委扩大会念完出油电报后的激动和喧哗。透过挡风玻璃目不转睛地盯住黎明前黑暗中的桔红火光，人们的思想和感情早已超过车速，飞到了沙参2井面前……

在欢乐和骚动之后，车内沉默了。仿佛人人都感觉得到，彼此都把心悬在空中，手中都攥着一把汗：

——“但愿井架坚如磐石”。

谁心里都最明白不过，井口喷出的强大天然气流，一旦遇火燃烧，50多米高的钢筋铁骨巍巍钻塔，几分钟便会烧成白炽面条，顷刻化作一个铁砣砣，如此惨痛先例，俯拾即是。

“烧了钻塔，固然损失惨重，但能保住油井和油田，可算不幸中万幸；钻塔、设备和油田统统保住，那才叫好。”骞振斌说。

“真的，你们看看，火光中有黑影，那准是钻塔。”康玉柱说。大家拼命睁大眼睛，提高视力。然而众人的回答让康玉柱心头一凉：“哪有钻塔影子，你康总是情人眼中出西施喽！”

在一阵欢快的谈笑声中，蓝色巡洋舰离开了乌喀公路，向左

拐下无路的戈壁荒原。挡风玻璃被砂土挡了视线，加之颠簸的道路，以及黎明前的黑暗，他们再也没有瞅见远方的火光，以及火中的黑影。争论和笑语被混沌和波动淹没，一时间车内静悄悄的。

当人们打开车门跳下车时，不顾满嘴砂土，不顾一夜未合眼的劳顿，都由衷地激动，兴奋，呼喊着什么。有谁比看到自己心血和汗水凝聚的辉煌更激动更幸福更兴奋——他们！

他们——是地矿部人；是上帝对地矿部人虔诚的回报——“如此天地之辉煌”！

如此大气压、如此高产油气量，钻塔竟然岿然不动！真是奇迹，真是侥幸和天意！

从乌鲁木齐飞驶了 16 小时，赶到这里的地矿部找油人，不禁唏嘘感慨！

## 第二章 辉煌的梦想

用心凝望高高钻塔

涌出如注滚烫泪水

顾不上欢呼一声胜利

沙参 2 井，是找油的勘探井名，“沙参”是指布在沙雅隆起上的参数井，“2”是顺序编号。该井坐落在乌喀公路 705 里程碑南侧 22 公里的荒漠上，由地矿部第一普查勘探大队 6008 井队施工，1983 年 8 月 12 日开钻。钻至 3800 多米时，发现了油浸砂岩。地质家刘国栋认为这油浸，可能是从更深地层运移上来的，但也有